

中國小說學會
Chinese Fiction Institution

2001

中国小说学会 排行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91-6302-4

I. ① 2… II. ① 中… III. ①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028 号

2001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评选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30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4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302-4

定 价 6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7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序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冯骥才

新世纪伊始，好事当开头。中国小说学会拟对社会公布年度好小说的名单，并一年一度地推动下去。名之曰“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此举立时招来种种不同意见，褒贬皆有之。有朋友对我说，“排行榜”乃是图书市场的促销手段和媒体的把戏。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不去埋头做学问，也要来时尚一下，流行一下，风光一下吗？

我闻之笑之。然后说，“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的作用。年轻读者总会对畅销书发生好奇。其实，好书不一定畅销。一本书的畅销缘故很多，或因题材新鲜，或因内容奇特，或因书名诱惑，再加上商家的促销的手段，高明并富有创意。而市场排行榜的本身就是促销的一招。这一来，好书常常因为没有挤上排行榜反成了市场上的“另类”。真正的文学另类却因畅销而貌似“主流”。

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因此受到了伤害？

可是转念一想，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

其实，排行榜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排名。历来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所公布的结果，也都是一种排名。甚至还要排出一等二等三等来呢。当然，不同部门排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偏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的以主旋律为准绳，有的提倡文本的创新。可是，市场的排行榜没有这种“评”的程序，不需要任何标准，它只是一种销售数字的统计与排列。看似客观与公允。但别看这个排行榜在产生之前没有标准，在产生之后却公布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标准，即市场的效应。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销售的强度

就是一种实力。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容易认同图书市场的排行榜。于是传统的各种文学评奖在读者界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书的命运在市场中沉浮，受商家左右。这也是文学逐渐与评论及研究脱节的原故。

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立我们自己的排行榜，让排行榜这种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我们的声音吗？

这个“自己的排行榜”的特征是：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评选委员会。评委都是学会成员中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这之中，既有雷达、陈骏涛、金汉、盛英这样老一代著名的人物，也有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这样年轻一代的新锐。既有汤吉夫、陈冲、韩石山这样的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夏康达、李星这样资深的学者型的评论家。他们是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动态最密切的关注者；平时阅读着大量的当代小说，对文坛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了如指掌。当一篇好小说出现，他们即刻能判断这小说在当代文学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价值。有这样一个评委会，就保证了学术上的可靠性。

第二，我们的排行榜不是简单而草率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最大的不同之处。参评作品的推荐，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与文学机构的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本会成员：他们按照长、中、短不同的体裁，分担初评工作。在经过广泛阅读和充分研究之后，才向评委会提出候选作品的名单。可以说，这个经过初评的候选名单，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结果。

评选委员会最后一轮的评选在天津举行。这次为期三天的最终的评选工作，依然是一次年度小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一篇篇作品的评价到全年小说的整体审视；从近年来的小说走向，到某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评委们的话题总是往来无尽。故此，这个排行榜应被看做是中国小说学会对年度小说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第三，我们的排行榜的评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中国小说学会是民间学术团体：一切从小说文本出发。任何作家的成就与名望，作家之间地区、民族、性别上的比例搭配，作品销售的状况等等，都不在评委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使结果更接近于文学的纯度，使得年度好作品与新人不至于淹没。

第四，这个排行榜的客观性反映在最终的无计名投票上。评选委员会遵循：投票前充分酝酿讨论，投票时一切听凭个人。只有在评选结果上的听其自然，才是民主原则的真正体现。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的全部工作，纯属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工作没有经费，评委没有报酬。作家型的评委个人的作品一概不能参加评选。然而评选工作却做得

认真精细，不拒繁重，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争执不休。无须多说，这表现着学会的一种心甘情愿背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当然，还有学者们在“权威性”上的自信。

于是，我对前边说到的那位朋友说：

你说文坛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排行榜。它来自于学术研究，体现学者的视野，反映着文学对自身的关切与自审？

幸好，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慧眼识珠，注意我们辛苦所为之的事，热心将这个排行榜的作品结集成书。这一来，就使我们的排行榜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更加大相径庭。图书市场是先卖书后出榜，以榜促销图书；我们则是先评出排行榜，再将作品进一步推荐给读者。这正体现我们开展排行榜工作的初衷！图书市场针对的是书，我们针对的是作品；市场的排行榜是销售结果，我们的排行榜是研究结果。而在这次结集出书时，我们还请参评的各位评委分别撰文，评点作品，论其价值，举荐于世。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完美和独立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坛多一些视角，多一些学术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标准的排行，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

我们的排行榜会一年一度地做下去。我们相信，它对文坛渐渐会发生有益的作用。日久天长之后，读者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学者的视角，并通过这个深邃的视角发现到更多美丽的文学风景。

目 录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冯骥才	1
------------------------	-----	---

短篇小说

湖 道	漠 月	1
叙述艺术的独到功力——评《湖道》	公 仲	8
日 子	陈忠实	10
平淡质朴中独特的艺术魅力——评《日子》	杨剑龙	18
遍地白花	刘庆邦	20
美的向往——评《遍地白花》	张渝生	28
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魏 微	31
内心苏醒的一些方面——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谢友顺	49
逃 亡	杨显惠	51
拒绝媚俗的思想与审美追求——评《逃亡》	汤吉夫	63
鞋匠与市长	赵本夫	65
坚守中的平民心性——评《鞋匠与市长》	张春生	72
地下爱情	孙春平	74
纵欲时代的感伤回望——评《地下爱情》	王 科	89
把门关上	戴 来	91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评《把门关上》	吴义勤 许廷顺	101

铁支子.....	聂鑫森	103
精炼·精巧·精致——评《铁支子》	夏康达	110
成珠楼记忆	张 梅	112
舒缓语气之中的尖声锐叫——评《成珠楼记忆》	李大鹏	121

中篇小说

奔跑的火光	方 方	123
太阳底下的新事——评《奔跑的火光》	杨 扬	200
唱 歌	张 者	202
在在成状 历历如绘——评《唱歌》	盛 英	228
玉 米	毕飞宇	231
一个人物和隐于其后的阴影——评《玉米》	陈骏涛	277
豹子最后的舞蹈	陈应松	280
一个大自然的悲壮警告——评《豹子最后的舞蹈》	李运抟	310
卫川和林老师	荆 歌	312
飘渺的其实——评《卫川和林老师》	韩石山	337
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	蒋 志	339
文体的多层试验——评《铁皮人的秘密情书+关于身体》	张春生	373
美国隐形眼镜	王 童	375
还有很多不知道——评《美国隐形眼镜》	陈 冲	397
马文的战争	叶兆言	399
生存本相的揭示——评《马文的战争》	叶兆言	433
素 素	何玉茹	434
能找到我们想要的吗？——评《素素》	陈 冲	460

长篇小说

西去的骑手.....	红 柯	462
一部关于西部精神的动人神话——评《西去的骑手》.....	李 星	466
檀香刑	莫 言	469
介入现代史的深层——评《檀香刑》	何向阳	473
花 腔.....	李 洱	476
“谋杀”的合法性——评《花腔》	吴义勤	479
坚硬如水	阎连科	482
权欲与情欲的舞蹈——评《坚硬如水》	雷 达	486
白银谷.....	成 一	489
《白银谷》的当代意义——评《白银谷》	阎晶明	492
沧浪之水.....	阎 真	494
追向迷失的根因——评《沧浪之水》	雷 达	497

湖 道

漠 月

说是湖，其实并无水，那种大水汤汤的情景便不再存在。湖道，周围的牧人都这么叫，却是由来已久。旱的时候居多，等到进入秋季，才有难得的几场雨，湖道里就开始湿润起来，草根紧接着活了，茵茵的青绿泛开，然后就是连片的芦苇。草深的地方，能齐了人的腰，一群羊走进去，霎时不见了踪影，倒像是草把羊给吃掉了。

草是命根子。

在沙漠牧区，这样的湖道并不多见。靠天放牧，逐草而居，牧人便将湖道看得珍重。只要有草在秋天的湖道里荡漾，牲畜过渡寒冷漫长的冬春不愁温饱，牧人的日子就能过得很消闲。湖道好比是城里人开办的银行，那一排排随风涌动的草就是大票子。这真是上苍恩赐的，说是天上掉下来的芝麻烧饼也不为错。牧人就依傍着这湖道，活了一生一世。

八月将尽，天高云淡。湖道里的草开始泛黄，一天脱去一层绿。秋风中浮荡的草一波一折，花白的芦穗本是昂扬着的，这时也变得谦和了，不停地点头哈腰。草香四处飘溢，醉透了一道道沙梁。眼下的这个湖道，按居住习惯就近划给了相邻的两家牧人。两家牧人恪守着古老的传统，谁也不会偷着去先动一根草。谁若先动了，一根草就会把这个人压得一生都翻不起身，一根草有如此巨大的重量，城里人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其实，这两家牧人早就等急了，把镰刀都磨过好几遍了。终于，天上传来一声“嘎咕”。大雁是在夜间飞过湖道上空的，这一声“嘎咕”，让牧人彻夜不眠。第二天，湖道的东西两头悄然地支起了两顶帐篷，又悄然地升起两缕炊烟。

正午的时候，阳光无遮无拦地照射着草浪中的两张脊背。两张脊背让稠密的草浪隔开，一起一伏的，晃动得很有节奏。草香里混合着人身上的汗味，渐渐地浓酽起来。两边的打草人虽离得远，却是头顶着头，乍一看就像两只在草浪里潜行的野兽，正蓄意地接近对方。两边的打草人还没搭过一句话，只听见“刷刷刷”，镰刀飞舞，

阳光在刀刃上刺眼地一闪又一闪，挟起阵阵灼热扎进草浪里。镰刀很烫，刀刃扎进草根的瞬间，草被烫疼了似地剧烈颤抖。只要一开割，一切都变得单纯了，打草人眼里就剩下齐刷刷硬扎扎的草。都抢着多出草，便心照不宣地展开竞争，暗暗地攒着劲，屁股后面像有一群狼追赶着。两个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坚韧。

他们打掉了几档子又宽又稠的草。大片的草根在湖道里挺立着，人的秃脑袋一样坦露出青湛湛的头皮，还有无数被踩死或让镰刀拦腰斩断的蚂蚱之类的草虫儿。湖道里开始一片狼藉。再接下去，两个打草人实力上的差异就显现了出来。湖道里的两个草垛，都在一日高过一日，却分明是东边的那个高出许多，西边的那个小下许多。说得难堪一些，西边的那个草垛像个鸡窝。一大一小两个草垛自然是沉默着的，它们不能垛到一起，如果能够垛到一起，就很巍峨了，会像一座山头那样地雄踞在湖道里。它们不能垛到一起，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秋日渐短。每逢夕阳西下，湖道里一片幽暗。巨大的阴影水般漫漶而至，遮蔽了支起在沙梁之上的两顶帐篷，如果没有炊烟升起，可以将它们想象成两颗没有任何生命信息的石头。那两个草垛反倒在朦胧的夜色里变得温馨，仿佛两只栖息安睡的鸟，夜的秋风拂过，草梢子像鸟的羽毛在轻柔地波动。

东边的帐篷里，亮子咕咚咕咚灌下早就凉好的一壶茶水，肺腑立时通透清爽，没去了多半的疲累，从头到脚都很舒坦。亮子一声唤叫：娶了个……娶了个啥？后面的词颓然地噎了回去，扭头四处张望，竟莫名其妙地紧张了起来。进湖道半个月不曾说过话，这可嗓子一声喊，把自己着实吓了一跳。人要是这么长久地不说话，没准就变成哑巴了，亮子这样想。西边的那顶帐篷里悄无声息，没有升起晚炊的烟火，真的跟石头一样。往日这时辰，那边早已燃起一堆火，帐篷像个灯笼透着光亮。亮子也没了做饭的心思，躺到羊毛毡上点了烟抽，心里仍旧乱哄哄地无法入睡。翻腾了一阵后，亮子光着膀子和脚板走出帐篷，晚间的沙地柔软中透出一丝温热，搓得脚板酥痒，宛若一只小手儿轻轻地抠着。亮子又忍不住瞄那西边的帐篷。那顶帐篷很旧了，有烟熏过的黑渍，有雨水淋下的黄斑，还缀着几块刺眼的补丁，大白天看上去，像是一颗有毒的花蘑菇。罗罗还没有走出湖道。罗罗起早贪黑，为的是让自家的草垛更大些。可罗罗是个女子，力气总是有限，十天八天还行，时间一长就跟不上趟了，怎能比得过亮子呢？亮子想，罗罗你能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那才叫日怪呢。你把草垛弄得比我的还大，我就没脸了。黑暗中，亮子自信地背着手，不出声地笑一笑。他不明白自己咋就没了睡意，打了一天的草，腰杆子仍硬着。亮子

往湖道走去，他想乘着这股心劲儿，把天黑前割倒的草码到草垛上去。这样的草垛到了冬天也会绿着，羊吃了肯上膘，不比那娇贵得让人伺候的高粱和苞谷差。羊就该吃这样的草，而不是吃那高粱和苞谷，草才是羊的粮食。

不知不觉，亮子两只瓷实的脚板踏过草根，离罗罗很近了。亮子越过自己的那个大草垛，他把码草的事给忘了。刷刷的打草声和罗罗的喘气声，在夜幕下响得异常清晰，终于把亮子牵扯了过去。亮子像是无法抗拒，只有乖乖地走。夜还不是很深很黑，虚弱的星光在罗罗的镰刀上摇曳，像一滴一滴的水。星光下的镰刀是冰冷的，裹一层幽幽的寒气。亮子离罗罗很近了，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站住，把几束坚硬的草根踏进了沙地里，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亮子就居高临下地看着罗罗。罗罗弯着腰，屁股撅得老高，像一只母羊吭哧吭哧地嚼着眼前的草，饿极了的模样。罗罗身上的汗褂儿滑脱了，一大截皮肉露在背处，浑圆而饱满，这是一个女子熟透了的腰条。那腰条儿真是很白，白花花地闪着亮，褪去皮的锁阳一般，水光四射，柔嫩而新鲜。亮子就被狠狠地蜇了一下，眼前恍惚着一片雾似的，整个的人都晃了几晃。

哦。亮子舌根颤一下，算是打过招呼。

罗罗没有应声，头都不抬。罗罗知道是谁，却照例操作着，镰刀深深地扎向草根。刀刃触到草的那一声响，一点都不清脆，亮子就知道镰刀钝了，不能游刃有余。被摁倒的草受到惊吓的马一样猛地竖起鬃毛，直扫罗罗的脸面。有几根草和一撮头发纠缠起来，弄得罗罗很狼狈。罗罗的汗气很重，一股一股地弥散，像母羊身上发出的味道。亮子就暗暗地嗅着，沉迷地在罗罗面前站立很久。

你，还不睡么？亮子直通通地问。

亮子问罢又后悔了。平日里见面都不说一句话，这么突兀地问算怎么回事？没有道理的。罗罗果然还是不理不睬，就像亮子只是一个飘渺的影子。亮子自觉脸上发热，让谁凭空扇了耳光。亮子的意思是，夜里的湖道湿气太重，夜里打草容易落下病根，女人更不该。罗罗你是女人。这种话又不能说得很明白，亮子说不出口，就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心却一揪一揪的。

罗罗这时才直起腰，胸脯哗地一抖闪过脸去，看都不看亮子一眼，握着镰刀走了。罗罗的身后是稀稀拉拉一溜割倒的草。大部分草仍然挺立着，它们很轻松地躲过了镰刀，亮子觉得这些草都附着了灵性，以某种嘲弄的姿态在夜风中倨傲地摇摆。罗罗走出草湖又走上沙梁，握着镰刀的样子像是端着一杆猎枪。亮子的目光曲折地穿透着夜色追随罗罗，直到罗罗的身影消失在西边的帐篷里。

亮子垂下头，长长地叹一口气。

亮子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四叉八蹬地躺倒，心里愈加不能平静。罗罗还在眼前晃动，罗罗那晃动的模样让他颠三倒四地回想许多事情。两家相距不过两里路，之间只隔一道枯水沟，共用一口水井。还有那一条小路，更像一根绳子连系着两座黄泥小屋。亮子和罗罗自小就很亲近，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玩“丢羊拐儿”或结伴出去挖锁阳。那时候的亮子和罗罗虽不懂得人间烟火，从大人们的说笑中，却能断续地听见两家要对亲家的话。等他们长大后，亮子就娶罗罗做媳妇。亮子和罗罗由此而产生了少年最初的羞涩和隐约的幸福感。在那样一段日子里，他们都渴望着自己能够尽快地长大。

却又出了那样的一件事。亮子十六岁那年，罗罗爹死了，据说与亮子爹有关。亮子爹是生产队长。那年冬天天气奇冷，亮子爹派罗罗爹到湖道里守草垛。罗罗爹人很老实，偏偏好酒，一场暴风雪掀翻毡房，罗罗爹酒醉不醒，一夜之间便冻僵了，硬得能当根拴马桩。罗罗家少个顶门立柱的男人，寡母孤女的日子就开始滑坡，跟羊吃了醉马草一样，一天天地枯瘦，只剩下骨头架子。罗罗娘还年轻又有几分姿色，是生产队里少见的美人。轻薄的男人们寻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在罗罗家进出得频繁，门前的桩墩子上经常拴着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骆驼。罗罗娘刚开始还拒绝着这些男人们，时间一长便也顺水推舟，不仅学会了喝酒抽烟，还敢留男人在屋里过夜。狐狸精，亮子娘愤愤地骂，恨不得撕下罗罗娘身上的一块肉。起初，亮子觉得娘不该这样，这样做等于落井下石。可是，娘每咬牙切齿地骂一次，爹那脸上就有一片灰白。接下来亮子才明白，娘把罗罗娘和自己的爹裹在一起给骂了，而且骂得理直气壮。罗罗爹死后，亮子爹总想着周济一下罗罗家，每逢杀了羊，不忘提一条羊后腿送过去。后来，亮子爹竟也和那些轻薄的男人一样，睡在了罗罗家的炕头上，半夜里让亮子娘扯着裤带牵牲口般牵了回来。时隔不久，亮子爹的生产队长就被撵掉了。这事风传许久，成了牧人们酒余肉后的笑谈，说亮子爹精明半世，糊涂一时，啃一口窝边草，把好端端一个生产队长搭进去。另外的一说是，亮子爹原本就没安好心，假公济私让罗罗爹去湖道里送命，自己好占了那个窝，窝没占着，反惹一身臊气。亮子爹羞愧难当，曾真心实意地上吊死过一回，又让亮子娘给救了，却再也抬不起头来。

从此两家断了来往。

亮子娘还自作主张，雇人重新打了一口井。

日子默默流淌。湖道里的草青了黄，黄了青。罗罗家屋前那个桩墩子一天天歪斜，再不见有漂亮的走马和高大的骆驼拴在上面。那个桩墩子后来让罗罗拿斧头劈

了，当柴禾烧成了灰。罗罗家终于门可罗雀，清静得像一座破庙。

“狗日的男人，杂种。”

罗罗娘衰老得不像样子，整日靠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打喷嚏，口水扯成一道明亮的细线滴进脚前的酒碗里。口水和酒是一样的颜色，碗里分不清哪是酒哪是口水。碗里空了，再添上；添上，又空了。罗罗娘已经离不开酒，如同草是牧人的命根子，酒成了罗罗娘的命根子。罗罗娘的眼里再没了草，也没了羊，甚至没了女儿罗罗，只有酒。罗罗娘全部的世界是酒和口水这种无色透明的液体。为了让娘能够活下去，罗罗就要想办法把酒赊回来。大队部办有代销店，店里有成桶的酒。罗罗用不了十天就得走一趟大队部，背回家一鳖子酒。水鳖子成了酒鳖子。酒鳖子口小肚儿大，边上恰有四个穿绳子的扣，像极了鳖的四只短腿。罗罗就背着这样一个盛满酒的“鳖”，趑趄着穿行在起伏不定的那条小路上，像一个摇摇晃晃的酒鬼。酒鳖子的盖儿不很严密，浓郁的酒香播撒一路。罗罗娘的脸面黑里透红，骂过了大笑不止，笑过后接着再骂，让自己的口水淹死天底下的男人。罗罗得空闲下来就站在娘旁边，两眼红肿。亮子远远地从旁边经过，脚步匆匆，不敢多看一眼。如果亮子经过时稍有迟疑，站在屋顶上的娘便要大呼大叫，那声音像带刺的狼牙棒在虚幻的空气中飞舞，惹得滩里吃草的羊都抬起头来凝神谛听，防备着什么似的。罗罗像夏秋时节漫滩黄灿灿的野谷穗儿。罗罗是一棵黄灿灿的野谷穗儿，亮子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亮子又忍不住要多看一眼罗罗。罗罗的衣裳上又打了一块补丁。补丁很醒目，所以亮子一眼就看见了，心里被一块硬物猛地撞了一下。亮子觉出了一种疼痛，就背过身去匆匆离开，脊背上凉飕飕的。沙漠牧区的女子都要很早说下婆家，此俗绵绵相传至今不改。罗罗还没说下婆家，她要像个男人一样操持生活，为娘赊来满鳖子的酒。罗罗要让娘活下去，就不能很早地说下婆家。罗罗已经放出口风，她这辈子不想嫁人，要看着娘喝酒晒太阳……

湖道里的夜很深了，深得很透彻，透彻得让满天星星一片繁忙。繁星笼罩着湖道。芦苇都拔完了穗儿，也播下了新的种子，它们像无数的男人和女人拥挤在一起。草没有思想，可草是好东西。草不争风吃醋，草不当婊子也不做嫖客。草和草永远都在和平相处，彼此没有嫉恨和仇视。躺在帐篷里的亮子睡不着，他倾听着湖道里的草的呢喃，就想这么多了，终于很认真地想到了草。原来他没有这样想过，现在这样想了。草使亮子的心境变得平和沉静，同时也给了他一些启示。亮子就想抽烟，暗中摸索好一阵子，才找到烟和火柴。刚把一根火柴划亮，有个黑东西穿过帐篷带起一股冷风，将火柴扑灭了，接着又是几声瘆人的怪叫。亮子吓得头皮发麻，毛发

一根根竖立起来，脑子里突然闪出罗罗爹活着时候的模样。罗罗爹就是死在这个湖道里的，那年冬天，好大的一场雪。亮子扔掉烟和火柴，扯过被子裹住自己，大气不敢出。湖道里起了夜风，时紧时慢地掠过沙梁，吹得帐篷噗噗直响，像一个无理的人摇撼着手里的扇子，吐着口水。

两个草垛差不多一样大小了。

亮子干一阵歇一阵，坐在草捆子上打着盹儿，眼皮子却在忽悠忽悠地动，他睡不着。有时候嘬起嘴巴打几声口哨，眯了眼瞧对面的罗罗。罗罗毫无反应，自顾低头打草。罗罗换了一把镰刀，割过去的草根齐刷刷的，很干净。罗罗把镰刀挥舞得得心应手，草就一排排地躺在罗罗身后，有几十个草捆子了，像一群羊分散地卧着，很慵倦的样子。亮子很想和罗罗说说话，却又不敢走到近前去。亮子心想，罗罗你是个木头疙瘩么？我若是甩开膀子大干，能由得你多打草？湖道里就长下这些草，我亮子要是不让着你罗罗，你的草垛可真要变成个鸡窝。

这般的几日过去，两个草垛果真一样大了，像骆驼背上等量齐观的两个驼峰。

亮子悄然地笑了。

再往后的情形又变了，亮子坐下，罗罗也坐下，等到亮子起身去打草，罗罗也摸起镰刀。罗罗的心里豁亮着，她不愿把自己的草垛弄得比亮子的还大，她知道自己的草垛应该大到什么程度。罗罗不稀罕旁人的施舍，她只要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罗罗让亮子感觉到了这一点。罗罗的沉默与坚韧震动了亮子，亮子就无奈了起来，暗暗地羞惭了起来，他觉得罗罗将他打倒了，而且不动声色。亮子突然失去了自信，就“恨”起罗罗了，心里很不好受。亮子索性扔掉镰刀躺进帐篷里去，罗罗也不露面了。湖道里没了两张晃动的脊背和刷刷的打草声，草被委屈着，就让草虫儿得着了机会，它们开始发疯地吵闹，吵得不分彼此，吵得幸灾乐祸，吵成了一锅肉粥。

这日，天脚涌起乌黑的云团，很快遮住了太阳，笼罩了湖道，草虫儿敛了声息不再疯吵。湖道里阴沉沉的，变得一片死寂。天要下雨了，有可能是最后一场秋雨。乌黑的云团在湖道上面积蓄了整整一天，不断地增添着厚重感。夜里，亮子被一声巨大的炸雷惊醒，整个湖道都震荡了，一个车轱辘似的火球沿着湖道滚动，一路畅笑地消失在沙梁背后。过了没多会儿，雨水就泼下来了，抽打得帐篷摇摇欲倒。雨水来得凶猛暴戾，湖道里来不及渗水，刹时一片汪洋。在转瞬即逝的闪电中，亮子看见西边的帐篷霍然倒下，罗罗在雨水里挣扎。罗罗像一只打湿了翅膀的鸟。亮子傻呆呆地看了一阵，然后光着膀子弹跳起来，奔向那边的沙梁。亮子却又无法阻止罗罗，罗罗的力气大得惊人，头发长长地披散着，被雨水湿透的身上很滑，亮子抓

了几把没抓住，让罗罗挣脱了。罗罗挥舞着胳膊在沙梁上奔跑，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与闪电的交替中时隐时现。罗罗跑，亮子也跟着跑，在沙梁上来来回回地兜起了圈子，仿佛做着一种游戏。在雨里折腾了大半夜，罗罗才面口袋一样变软了，有气无力地瘫倒在泥水里。亮子要扶起罗罗，手触着那身子时又猛地缩了回来。罗罗的身子又硬又凉，像一块冰。亮子又闻见了罗罗身上的那股味儿。那股味儿虽然也是湿漉漉的，却很顽固地附着在罗罗身上，雨水都浇不掉。亮子的头就又有些晕，他觉得自己也是累得不行，快要站不住了，很想歇息一阵。

亮子说，你坐起来。

罗罗不理不睬。

亮子说，你坐起来。

罗罗终于坐直了。

亮子也坐下了。

罗罗说，你是谁？

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说，你是鬼。

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说，男人都是鬼。

亮子说，我是亮子。

罗罗哭了。

亮子说，你哭，我知道你想哭，你就哭吧。

呜呜呜——

罗罗就开始了她的哭泣，以至大放长声。

亮子不再说话，很认真地听罗罗哭。长了这么大，亮子还没听过罗罗大放长声地哭过。在黑沉沉的夜里，罗罗的哭声和雨声连成了一片。罗罗的哭泣比雨声更淋漓，在雨水中穿行，内容十分丰富，有幽怨有哀伤有悲怆，仿佛一只鸟的羽毛，起初是芜杂的，被雨水洗沐着，逐渐地变得洁净，甚至有一种灵动和翩然了。亮子想，罗罗你真该哭上一场，美美地哭上一场，像你这样的女子，泪水存得跟天上的雨一样多了。

罗罗就哭。

罗罗哭了整整一夜。

雨水是在罗罗的哭泣声中悄然而止的。天亮的时候，从草湖里传来哗哗的水

声，罗罗停止了自己的哭泣。这是一个鲜亮亮的早晨，湖道里聚满了水，真的是大水汤汤了，像一条兀生的河流。这时，奇异的景象出现了，那两个草垛在水面上漂浮着，轻轻地打着旋儿，缓缓地往水的中央聚拢。后来，那两个草垛紧紧地靠在一起，顺水而下……

坐在沙梁上的亮子和罗罗都怔怔地看着。

罗罗说，草。

亮子说，草。

草……

【作者简介】

漠月，原名王月礼，男，1962年2月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1982年7月毕业于宁夏大学政史系。八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作品十数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被收入十余种选本，曾获得过省级文学奖。现供职于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

叙述艺术的独到功力

——评《湖道》

公 仲

这是一幅秋季北方沙漠牧区的风情画。天高云淡，湖道里草浪起伏，芦苇摇曳，沙梁道道，草香飘飘。两张脊背，在草浪里追逐；两顶帐篷，悄然地升起炊烟。就在这远离尘嚣，看似悠然恬淡的画面背后，却正进行着一场为生存而拼搏，因情感而激荡的争斗。遥远的湖道草丛，一对孤独的青年男女，在默默无语地埋头打草，抬头码垛。在这寂静的旷野上，只有那“刷刷”的似乎永不间断的镰刀飞舞声，才使人感受到了生

命的呼喊，情爱的奔腾。

这本是上苍恩赐：湖道有草，人间有情。可这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亮子、罗罗，却因为罗罗爹被亮子爹派去湖道守夜，遇暴风雪而被冻死，再加上事后罗罗娘被人欺辱而沾上喝酒抽烟等恶习，更有亮子爹也去睡过罗罗娘的炕头，致使这本该成为亲家的倒变成了冤家，这对本该成亲的鸳鸯也被活活拆散了。于是，湖道有草，可打草人各打各的草，各码各的垛；人间有情，可有情人在这

荒无人烟的湖道各支各的帐篷，各升各的炊烟。特别是罗罗，穷苦的孩子早当家，“她要像男人一样操持生活，为娘赊来满整子的酒，让娘活下去”。不过在这沉静的单调漫长的打草过程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所流露出来的真情。亮子晚上彻夜难眠，而白天“很想和罗罗说说话，却又不敢走到近前去”，他时不时地看着罗罗，产生着种种遐想，却无法表达。他只有在打草中暗暗地让着罗罗，叫两个草垛一样大，“像骆驼背上等量齐观的两个驼峰”。尽管罗罗显得更加坚毅沉稳，从不与亮子搭腔，“连看也不看一眼”，可亮子打草让她，她的“心里豁亮着，她不愿把自己的草垛弄得比亮子的还大，她知道自己的草垛应该大到什么程度。”于是“亮子坐下，罗罗也坐下，等到亮子起身去打草，罗罗也摸起镰刀。”“亮子索性扔掉镰刀躺进帐篷去，罗罗也不露面了。”这好像是在做无声的游戏，却正显现出两颗火热的心在激烈地搏动。直到“最后一场秋雨”的夜晚，罗罗的“帐篷霍然倒下，罗罗在雨水里挣扎”，亮子奋不顾身跑去救助，罗罗这才放声大哭起来，她把全部的情感一古脑儿地用哭声爆发出来。这哭声“比雨声更淋漓”，“有幽怨有哀伤有悲怆”，是爱是恨，是对命运的抗争，

是对情爱的忠贞。就在这时，“奇异的景象出现了，那两个草垛在水面上漂浮着，轻轻地打着旋儿，缓缓地往水的中央聚拢。后来，那两个草垛紧紧地靠在一起，顺水而下……”小说就此戛然而止。两个草垛终于紧紧地靠在一起顺水而下，象征着未来的希望。

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小说叙述方式呀。全篇只有两个人物出场，不见面目，只见脊背；人物几乎没有对话，罗罗只说了三句话：“你是谁？”“你是鬼。”“男人都是鬼。”完了就是哭；除了打草，两人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皮肉的接触，“亮子要扶起罗罗，手触着那身子时又猛地缩了回来”，这是亮子惟一的一次接触罗罗。可小说抒情意味依然特别浓烈，叫人读之心潮澎湃，欲罢不能。这就叫侧面的、间接的叙述方式。这不仅仅能使叙述显得从容、客观、简练，而且还能产生一种离间的反衬效果。淡中见浓，冷中出热，无声胜有声。从中还会现出一些朦胧的意象和神秘的色彩，使之作品平添一份美感和悬念，叫人爱不释手，不忍卒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小说的叙述是最见作者功力的，《湖道》就可以证明。